



且介亭杂文二集  
鲁迅 著



# 且介亭杂文二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且介亭杂文二集 / 鲁迅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3

(鲁迅自编文集)

ISBN 978-7-5447-7204-4

I.①且… II.①鲁… III.①鲁迅杂文-杂文集 IV.①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1971 号

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 / 著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王 锦

装帧设计 格林文化

校 对 刘文硕

责任印制 贺 伟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10-85376701

排 版 格林文化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 毫米 × 640 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204-4

定 价 34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10-85376178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|---|
| 序言····· | 1 |
|---------|---|

### 一九三五年

|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|
| 叶紫作《丰收》序····· | 5 |
|------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|---|
| 隐士····· | 8 |
|---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招贴即扯”····· | 11 |
|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书的还魂和赶造····· | 13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漫谈“漫画”····· | 16 |
|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漫画而又漫画····· | 19 |
|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序····· | 21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内山完造作《活中国的姿态》序····· | 42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“寻开心”····· | 45 |
|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非有复译不可····· | 48 |
|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论讽刺····· | 51 |
|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从“别字”说开去····· | 54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田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序····· | 59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徐懋庸作《打杂集》序····· | 62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人生识字糊涂始····· | 66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文人相轻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69  |
| “京派”和“海派” .....             | 72  |
| 鎌田誠一墓记 ..... 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弄堂生意古今谈 .....               | 78  |
| 不应该那么写 .....                | 81  |
|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.....             | 84  |
|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? .....     | 91  |
| 什么是“讽刺”? .....              | 94  |
| 论“人言可畏” .....               | 97  |
| 再论“文人相轻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101 |
| 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》序 .....        | 104 |
| 文坛三户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06 |
| 从帮忙到扯淡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本译本序 .....         | 112 |
| “题未定”草(一至三) .....           | 114 |
| 名人和名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“靠天吃饭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27 |
| 几乎无事的悲剧 .....               | 129 |
| 三论“文人相轻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132 |
| 【备考】: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(魏金枝) ..... | 134 |
| 四论“文人相轻” .....              | 137 |
| 五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明术 .....          | 140 |
| “题未定”草(五) .....             | 145 |
| 论毛笔之类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51 |
| 逃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154 |
| 六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二卖 .....          | 15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 .....  | 160 |
| 萧红作《生死场》序.....      | 164 |
|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.....       | 167 |
| 孔另境编《当代文人尺牋钞》序..... | 170 |
| 杂谈小品文.....          | 172 |
| “题未定”草（六至九） .....   | 175 |
| 论新文字.....           | 192 |
| 《死魂灵百图》小引 .....     | 195 |
| 后记.....             | 198 |

## 序言

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，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，谓之《且介亭杂文》；今天再来编今年的，因为除做了几篇《文学论坛》，没有多写短文，便都收录在这里面，算是《二集》。

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，随便那天都好，明年的元旦，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，结束一点事情，倒也便利的。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，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，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。

编完以后，也没有什么大感想。要感的感过了，要写的也写过了，例如“以华制华”之说罢，我在前年的《自由谈》上发表时，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，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，却是风平浪静。一定要到得“不幸而吾言中”，这才大家默默无言，然而为时已晚，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。我宁可如邵洵美

辈的《人言》之所说：“意气多于议论，捏造多于实证。”

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，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，报告着大不吉利事，我的言中，是大家会有不幸的。在今年，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，我几乎不谈国事了，偶尔触着的几篇，如《什么是讽刺》，如《从帮忙到扯淡》，也无一不被禁止。别的作者的遭遇，大约也是如此的罢，而天下太平，直到华北自治，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。我的不正当的舆论，却如国土一样，仍在日即于沦亡，但是我不想求保护，因为这代价，实在是太大了。

单将这些文字，过而存之，聊作今年笔墨的纪念罢。

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。

一九三五年



## 叶紫作《丰收》序

作者写出创作来，对于其中的事情，虽然不必亲历过，最好是经历过。诘难者问：那么，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，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？答曰：不然。我所谓经历，是所遇，所见，所闻，并不一定是所作，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。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，归根结蒂，还是不能凭空创造。描神画鬼，毫无对证，本可以专靠了神思，所谓“天马行空”似的挥写了，然而他们写出来的，也不过是三只眼，长颈子，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，增加了眼睛一只，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。这算什么本领，这算什么创造？

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，实际上的不同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。这一世界中人，会轻蔑，憎恶，压迫，恐怖，杀戮别一世界中人，然而他不知道，因此他也写不出，于是他

自称“第三种人”，他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他即使写了出来，也不过是三只眼，长颈子而已。“再亮些”？不要骗人罢！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？

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，许多学者们这么说。对啦，也许是永久的罢。但我自己，却与其看薄伽丘，雨果的书，宁可看契诃夫，高尔基的书，因为它更新，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。中国确也还盛行着《三国志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。《儒林外史》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，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，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，也不伟大了。伟大也要有人懂。

这里的六个短篇，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，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。因为极平常，所以和我们更密切，更有大关系。作者还是一个青年，但他的经历，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，在转辗的生活中，要他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是办不到的。但我们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，一点用不着谁来发愁。

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？不是的，我们自己并没有这么说。“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？”我们听过许多指导者的教训了，但可惜他们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残。“第三种人”教训过我们，希腊神话里说什么恶鬼有一张床，捉了人去，给睡在这床上，短了，就拉长他，太长，便把他截短。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，弄得他们写不出东西来了。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，不料却只有“第三种人”睡得不长不短，

刚刚合式。仰面唾天，掉在自己的眼睛里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。

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，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。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，当《电网外》在《文学新地》上以《王伯伯》的题目发表后，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。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，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：文学是战斗的！

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，更好的作品的时候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，鲁迅记于上海。

## 隐士

隐士，历来算是一个美名，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。最显著的，则有刺陈眉公的“翩然一只云中鹤，飞去飞来宰相衙”的诗，至今也还有人提及。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。因为一方面，是“自视太高”，于是别方面也就“求之太高”，彼此“忘其所以”，不能“心照”，而又不能“不宣”，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。

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，是声闻不彰，息影山林的人物。但这种人物，世间是不会知道的。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，则即使他并不“飞去飞来”，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，张扬；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——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，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，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，那是立刻就有帮闲的，这叫作“啃招牌边”。这一点，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，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，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。其实这

也是一种“求之太高”的误解，和硬要有名的隐士，老死山林中者相同。凡是有名的隐士，他总是已经有了“悠哉游哉，聊以卒岁”的幸福。倘不然，朝砍柴，昼耕田，晚浇菜，夜织屨，又那有吸烟品茗，吟诗作文的闲暇？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，一名“田园诗人”，自然，他并不办期刊，也赶不上吃“庚款”，然而他有奴子。汉晋时候的奴子，是不但侍候主人，并且给主人种地，营商的，正是生财器具。所以虽是渊明先生，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，要不然，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，而且没有饭吃，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。

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，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，真的“隐君子”是没法看到的。古今著作，足以汗牛而充栋，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？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。至于那些文士诗翁，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，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，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。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，我敢说，这只能怪自己糊涂。

登仕，是噉饭之道，归隐，也是噉饭之道。假使无法噉饭，那就连“隐”也隐不成了。“飞去飞来”，正是因为要“隐”，也就是因为要噉饭；肩出“隐士”的招牌来，挂在“城市山林”里，这就正是所谓“隐”，也就是噉饭之道。帮闲们或开锣，或喝道，那是因为他们还不配“隐”，所以只好揩一点“隐”油，其实也还不外乎噉饭之道。汉唐以来，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，隐居也不算高，而且也不算穷，必须欲“隐”而不得，这才看作

士人的末路。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，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：“谋隐谋官两无成”，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“隐”的秘密的。

“谋隐”无成，才是沦落，可见“隐”总和享福有些相关，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，颇有悠闲的余裕。但赞颂悠闲，鼓吹烟茗，却又是挣扎之一种，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。虽“隐”，也仍然要噉饭，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，要保护的。泰山崩，黄河溢，隐士们目无见，耳无闻，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，则虽千里之外，半句之微，他便耳聪目明，奋袂而起，好像事件之大，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，也就为了这缘故。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。

明白这一点，对于所谓“隐士”也就毫不诧异了，心照不宣，彼此都省事。

一月二十五日。

### “招贴即扯”

工愁的人物，真是层出不穷。开年正月，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，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。要是古今中外真的有过这等事，这才叫作希奇，但实际上并没有，将来大约也不会有。岂但一切古今人，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。凡是倒掉的，决不是因为骂，却只为揭穿了假面。揭穿假面，就是指出了实际来，这不能混谓之骂。

然而世间往往混为一谈。就以现在最流行的袁中郎为例罢，既然肩出来当作招牌，看客就不免议论这招牌，怎样撕破了衣裳，怎样画歪了脸孔。这其实和中郎本身是无关的，所指的是他的自以为徒子徒孙们的手笔。然而徒子徒孙们就以为骂了他的中郎爷，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，觉得现在的世界是比五四时代更狂妄了。但是，现在的袁中郎脸孔究竟画得怎样呢？时代